

咪搞 蒙古女郎

黃俊麟

眼看现实每天正以港台八点档连续剧的拖棚方式上演离奇古怪的事件，难怪都没有人在读小说了，因为现实就比小说还要精彩不知多少倍。

咪搞蒙古女郎

有人
出版。

黃俊麟

有名 系列 21

the name

咪搞蒙古女郎

黄俊麟

作者 / 黄俊麟

责任编辑 / 曾翎龙

封面设计 / 张有秋 (Alexdrina Chong)

内页设计 / 陈文礼

校对 / 王国刚、黄俊麟

发行人 / 杨嘉仁 周若涛

出版 / 有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Sdn Bhd

No. 4, Jalan SS1/20A,

Kampung Tunku,

473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电话 : +60 3 7877 1064 / 3014

传真 : +60 3 7877 8014

网址 : <http://www.got1mag.com>

电邮 : got1mag@got1mag.com

印刷 / 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马新销售 / 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

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M) Sdn Bhd

8, Jalan 7/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 +603 91796333

传真 : +603 91796060

初版 / 2010 年 9 月

售价 / 马币 22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78-983-2812-48-7

目次

5	序：《咪搞蒙古女郎》的 乡土与在地关怀 ／庄华兴
17	拾荒者的梦想
53	永恒的马利亚
63	情色小说之写作练习
75	期待一座乡镇出现
87	咪搞蒙古女郎
119	失踪
145	学陈翠梅拍电影
163	祈祷文
181	后记

《咪搞蒙古女郎》的 乡土与在地关怀

序／庄华兴

文艺副刊主编兼事创作，原本没什么出奇，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身兼编者和作者，甚至兼翻译和出版家身份者大有人在。在中国现代作家之中，巴金、叶圣陶、胡愈之都在此列。然而，那毕竟是一个大传统。马华文学作为一盘小产业，未有条件做精细的分工，这也是小文学的求存之道——文化资源虽然有限，但借夜市一角开个Penang Laksa或Char Koay Teow的摊子，学生哥／妹、红男绿女、安娣阿婶，还有纯情的大学生总也会驻足交关。生意好时甚至把对摊马来Yong Tau Fu、Nasi Dagang、Nasi Hailam的顾客的目光给抢过来。这就是马华文学，没有拐杖没有subsidi，外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大赞“好嘢，自力更生！”听在作者的耳里，百味杂陈，甘苦自知。所幸我们

仍然有许多年轻作者，愿意牺牲时间，把青春抵押在这盘祖传小产业，一代接一代，若飞蛾扑火，壮烈有余，却精明不足。他们从埋首敲键盘开始，到排版、校对、出版、行销，一手张罗，始终无怨无悔。

作为马华文学之一员，黄俊麟的上升之路大致没有乖离这个轨迹。他原是个文艺青年，从初中时代即沉迷于文学，举凡武侠、言情、文艺乃至课本中生硬难啃的古典诗词和文言文，皆无所不好。及至上大学念中文系，参加小说写作竞赛，一直到投入报界担任文艺副刊主编至今，这样的人生道路显然是成长经验的不断累积。这个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自行摸索的成果，很难断定它跟学校里的语文教育有何直接关系，更别说来自马华前辈作家的影响。倘若硬要扯上什么传承等大义，那或许是上了轨道之后的事。以俊麟为例，若不是干主编这一行，很难想像他如何能培养起“史”的意识，进而系统性策划有关前辈作家之专题，从中感受前辈的艰辛和彼辈的担待。但是，这样的传承例子毕竟不多，俊麟只是少数个案之一。可以这么说，俊麟这部小说集无疑见证了一个马华作者的养成历程，把它归为成长小说亦不为过。

俊麟的创作基本上可分前后两期。如此论述似乎有“掺水”之嫌，尤其以创作量衡量，作者仍需要交出更多

的作品。然而，就创作水平看，其作品比起很多“资深马华作家”毫不逊色，因此略作分期是绝对有必要的，也有利于评述工作。前期以在台留学身份关照当地社会，后期（近期）专挑热门的政治悬案入题，转变不可谓不大，〈咪搞蒙古女郎〉、〈失踪〉和〈祈祷文〉是为例子。其中历程，更包括空间的跨越——从留台到返马。而〈学陈翠梅拍电影〉的姐妹篇——〈期待一座乡镇出现〉是一篇分水岭之作。当然，不排除往后作者或继续往此脉络耕耘，然其意念与动机或有所不同。以下的讨论将聚焦于俊麟返马后书写之五篇小说，原因无非是笔者对这些作品的兴趣更为浓厚，至于在台就学期间的三篇作品，笔者愿意把它视为作者之试笔，或前期作业，不拟在此讨论。

如前所述，在还未转入本土议题写作之前，俊麟有一篇颇为特殊的作品——〈期待一座乡镇出现〉。此自台返马第一篇作品颇似离散者告白。作为一个国际人（某种意义上的无国籍主义者），主人翁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他的家乡。（梦中的那幅乡镇图像，就隐然的在他生命之中，如封罈的初酿新酒，逐渐发酵成乡愁。）然而，那乡愁已非那现代主义者们的文化乡愁，而是对消失了的原乡的怅惘。主人翁虽曾刻意去寻找异乡中似曾相识的人和景物，然终究徒然。仿佛揭示了“寻找归处”作为

国际人的当下问题，也是最终必须面对的处境。正如叙事者所言：许多年来，他在寻找心中那乡愁的根由——那一幅反复出现于睡梦之中的景象。

待书写〈学陈翠梅拍电影〉时，俊麟对乡镇书写的自觉似乎更突显了。如果在〈期待一座乡镇出现〉中，叙事者在乡土与现实之间徘徊，最终选择离去，那种无法兑现的对乡土的执著与深切期待，在〈学〉这一篇终于得到了补偿。他的镜头对准大马华人小乡镇的典型景物与人事。如果看过陈翠梅独立电影的读者应该不难理解小说之取名立意。简言之，为何是陈翠梅？陈翠梅的电影有些什么值得学习？熟识陈翠梅电影的朋友都知晓，她多部短片皆以大马乡镇为背景，结合镇上华裔青年的成长故事，借以透视大马华人乡镇的兴衰起落和人事沧桑。〈学〉的情节结构也大致如此，叙述一个SRP考试不理想，提早面对社会历练的小镇华裔青年的成长历程与青涩梦想。叙述者“我”自初中考试落第而失学后，与三位死党合伙在城里开铺卖翻版光碟。后来因看了陈翠梅的一出“闷到抽筋”的电影，而勾起对家乡小镇景物与人事的回忆。在那段青葱岁月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无非是那栋木板戏院和戏院东主女儿——“我”的初恋对象程翠美。多少年后，小戏院遭火舌吞食，成了一墩废墟，“我十五岁刻骨铭

心，未曾开始即已结束的初恋”在“我”心中成了永诀。那种怅惘竟至刻骨铭心，“就像一出过去的老电影，而我逝去的青春，不知何时才能上演？然而心里再也明白不过，一旦错过菲林格子中记录的某一段人生姿态，就再也无法倒带重播，正懊恼悔恨，失惊无神的就来到了电影散场——灯光亮起，世界停止转动——犹自在座位上低回不已，久久不肯离去。”（页162）

因此，小镇、戏院、惊鸿一瞥的女生、父母、死党，乃至当年阅读过的书籍、写过的情书，都成为“我”致意的对象，不仅勾勒了一个小镇华裔青年的成长历程，也带出了小镇青年更大胆的梦想——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推出自己拍的片子，在自己的店里卖。差别是陈翠梅尝试透过镜头捕捉，俊麟则以笔述志，不难看出两者有意为大马华人乡镇照相的意念。兹不厌其详“截镜”与大家分享：

小镇唯一的戏院分两层：二楼是票价较贵的特别位，座位较少；一楼底层是普通位，同样是红绒坐垫，却早已磨得泛白，有些还露出绒布底下的海绵层，内里包裹的弹簧随时都会刺穿坐垫破茧而出般，顶得屁股硬梆梆的很是不舒服，不住调整姿势，吱吱啞啞声即响个不停。椅脚下撒满一地的瓜子壳菸蒂汽水罐塑胶袋，角落还隐隐传来一阵似有若无的尿膻味，不知是哪个看戏看得入神的父母，

不舍分身带小孩上厕所的权宜之作。

入口处守门的印裔司閤手持一只电筒兼顾查票带位，微弱的光芒在地上圈成一团朦胧的光晕，在黑暗里摇摇晃晃如荧荧灼烁的一盏鬼火。大厅墙上布告板上锁的玻璃后，贴着即日上映或现在上映的大小歪歪斜斜剧照，泛黄的色彩里镶住永远年轻的明星样貌，七情上脸或哭或笑或惊或怒，浑身解数无非诱惑在等待电影开演前的空档围观游览的人们：戏一部接一部上演，部部精彩胜人生，不容错过向隅成遗憾。（页155）

如此细致入微的写实镜头早在〈期待一座乡镇出现〉已露端倪，却有别于一般的照相式书写。纵观〈期〉和〈学〉两篇小说，作者皆把场景投射在孕育他的乡土，其眷念乃至执著之情无疑是值得注意的。特别是在“告别马华”话语当道的今天，俊麟的示范说明“马华”这个元素并没什么不妥，而且有能力赋予文学作品具体而深邃的意义内涵。

俊麟从乡土出发，最终必然面对大马宏观政治现实问题。在这方面，俊麟并没有逃避，他的创作不仅超越了很多所谓现实主义者们，对以现代乃至后现代主义自诩的马华作家们亦不遑多让。马华现代／后现代诗人可以借着晦涩的语言符码为个人挑战权威的勇气而沾沾自喜，但能引

起共鸣者几希？至于现实主义者们，在严格自我设限之下老早即把作家应有的道德勇气和批判精神阉割了。然而，俊麟的小说却能开拓新局，直面当下社会、政治问题，而又写得淋漓酣畅。对一般作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政治问题，如蒙古女郎被谋害复被炸尸、吹哨者无故失踪、领袖之间权争而诉诸各种迫害等系列政治悬案，他显然无法自我噤声。他笔下的现实并非充满小资情调的平庸现实主义，它的现实直指当下政治的幽暗地带，如领袖的政格与人格问题，并以调侃、诙谐的笔调揭发马来西亚十余年来上演着的政治荒谬剧。

处理这类题材，他的手法通俗和严肃兼具。通俗者指对话语言的方言化、流行化和诙谐化，对所谓敏感话题极尽嘲讽之能事；严肃者指主题之脉络化与批判性思维。在〈咪搞蒙古女郎〉一文，除了英语词汇不说，马式华语、马式粤语和少数闽南语皆纷纷出笼，如果这可理解为多声复调挑战威权的一种方式，则这种表现手法无疑是长久浸淫以及自觉反思下的结果。这种超越传统马华范畴的书写实践不是一个“在地化”（localised）或“地方性”（locality）可以解释得了，实际上它涉及全民性的层次与高度。对于跨族际的关照视野，阿君·阿帕度莱（Arjun Appadurai）以邻坊（neighbourhood）概念诠释之。他认为

“邻坊作为族群景观必定意味着它意识到其他邻坊既存在又与自己有关，然而，其行动又同时是自主的，能自己进行诠释且有属于自己的价值和物质实践。”（阿君·阿帕度莱《消失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页266）。

〈咪搞蒙古女郎〉基本上超越了传统马华小说写作视角，诚为重要的突破。〈失踪〉叙事者和助理玛拉的关系写来真假难分，在现实中华印恋乃至联姻的故事虽非新鲜事，但较之华马关系写作，马华作者对作为真正弱势群体的印裔社群（仅占总人口8%，教育、社会与经济水平等各领域皆远远被抛在后头）显然有太多的隔阂。在华人新村、园丘、棕油园里，华人和印裔相濡以沫、互动频密（俊麟的老家太平后廊就是一个华巫印杂处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缩影），然而，为什么这个群体在马华作家的写作天平上竟至如此无足轻重？为何我们可以平心接受〈我的朋友阿都拉〉，而不理会“我的邻里西瓦古玛”？莫非被压迫者之间还有等级的差异？大马民间老百姓传统上虽聚族而居，但随着资本经济体系的扩散，各族交往愈频繁，亦能相敬如宾、相安无事。只有上层政治寡头为巩固权位、中饱私囊而蓄意玩种族牌，以制造矛盾与分裂。俊麟跨出了这一步，非出自表面的种族大团结诉求，他借苏峇的口表达了个人的信念：

我是印度人，玛拉是印度人，你可以和我拍档做兄弟，为什么不能追玛拉当情人？还记得当初我们为什么一起离开警队出来打天下的吗？种族，种族，这个国家就是太在乎种族了，种族是一切的问题，但他妈的种族究竟是什么问题？种族其实一点也不是问题，去他的种族！（页125）

马华作者当中能有这样的想法，诚属难能可贵，掌声理应归他。不足的是，作者未能透视课题背后的真正原因，或指出问题症结所在。譬如：这一系列发生在马来西亚的政治荒诞剧的根源是什么？如果它是本国当前面对的主要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本质又是什么？读者绝对有权利要求作者交出更“醒脑”的作品。一直以来，马华并不缺乏优秀的年轻作家，问题是，他们的创作光华往往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黯淡。除了生活压力，最大的因素恐怕是“心理的建设”（借林连玉语）不足，以及对天才的崇拜、对思考的抗拒、对知识的鄙夷。

一旦处理现实题材，俊麟也有他个人的观察。譬如在〈学陈翠梅拍电影〉，整体基调是成长的怅惘与不堪回首，但触及人类娱乐与休闲场所的转移（从西方赛马场、舞会、咖啡馆沙龙、河畔公园，搬移到购物商场）这样的人文大课题，小说中无论议论或描述皆不难找到一大段精

彩的阐发，乍看颇有卢卡奇或伊格尔顿的眼界与视野，且看：

各种的交易在此完成，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发达最新的消费主义理论。各种互动隐藏着欲望、金钱、权力与名誉的多重利益关系，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这是城市得以持续运转的原动力，没有赛事、没有规则、没有指定场地、没有哨声响起、没有起点、没有终点、没有记分员、没有教练，更没有裁判，但有很多奖品可以获取，也不排除最终一无所获，除了累上加累。（页149）

《咪搞蒙古女郎》无疑是一部特殊的小说集。如果小说着重的是铸造艺术典型，《咪》则暂把典型撇开。

《咪》后期诸篇写的是读者再熟悉不过的，所谓“此时此地”的现实。显然，黄俊麟对塑造典型毫无兴趣。他恰似查案官，押着嫌犯回到事发现场，让嫌犯倒带重演，颇有不找出真相誓不罢休的意志与决心。他以轻松、诙谐、调侃式笔调娓娓道来，煞有介事，惟掩卷回味之余，读者并不难感知作者心中那一股被愚弄的愤慨与不忿。苍生何辜？寄以厚望的官爷们竟日日把一张大床褥搬进搬出，拿老百姓耍乐子；或编一些惨不忍睹的烂剧情，凌辱老百姓的智慧。除此，笔者找不到其他更好的——为何如此书写的理由。至于作者“买单”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

阅读后的真确感觉。

俊麟这几篇作品在本土书写上作了一个良好的实践，期待他未来继续往这条路子走下去。“马华”和“文学”原就是一个统一体，没有必要把两者切分，或加以对立。它需要的反而是不断实践，不断的深化写作，以建构富有独特美学内涵和意义体系的“文学马华”。以俊麟的文才和他目前的经验历练，我的愿望是可期的。是为序。

(15-4-2010)

庄华兴／作家，博特拉大学现代语言与
传播学院外文系中文组高级讲师

